歷代賦話

續歷代賦話目錄

續歷代賦話卷一

嘉善浦　銑柳愚輯

楚辭

自風雅寖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元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

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顚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于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虙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

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竝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

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對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劉勰文心雕龍辨騷篇

銑按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浞等事正與左氏孟子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

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及于正道而還已也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蜺以爲小人其詞温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鼓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寃結託之以諷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

廣異義焉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天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敘云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

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皙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驗章决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于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

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銑按宋李綱續遠遊賦序云屈原作遠遊章句文采瓌麗于騷辭中最爲有理致者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妬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巳居世何所宜有與有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漁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

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敶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神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亾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于漢興劉向王襃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已之志也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已信約而復背之也

古者君臣將共為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無終也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

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也東方朔追閔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襃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襃讀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汙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

遂列于篇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思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没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雅麗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于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脫故聊訓誼焉 以上皆王逸楚辭序

銑按晁公武讀書志楚辭十七卷後漢王逸叔師注楚屈平自傷忠而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于忠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爲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卷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

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爲九然則謂大招爲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爲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　楚詞惜誓一章超逸絕塵氣象曠遠眞賈生所作無疑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爲誰氏深惜之漢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抑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著新勿復論　宋吳興沈作喆寓簡

惜誓洪氏以爲賈誼作朱子亦以其詞瓌異奇偉非

賈誼莫能及今考史記漢書本傳惟弔屈原服鳥兩賦而無此篇且其死時年僅三十三篇首乃謂惜予老而日衰又曰壽冉冉而日衰漢文之時而謂之亂世可乎誼未嘗如技伯比干之所爲而又曰惜傷身之無功反復一篇旨意而証以出處本末以爲誼之作未敢信其必然也張綸林泉隨筆

重編楚辭十六卷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爲首篇其後以遠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九辯招䰟惜誓七諫哀時命招隱九懷九歎爲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說曰按八卷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本所第篇或不次第于

是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之後攄憤所作者故遷于下卜居漁父自序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奧疑原作非景差辭沉淵不返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辯招魂皆宋玉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宏深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時人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爲楚辭下八卷王逸東漢人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闊矣又十七卷非舊錄故去之又頗刪逸離騷經訓釋淺陋者而錄司馬遷原傳冠其首云　讀書志

銑按吏部公者晁補之无咎也

續楚辭二十卷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為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為辭近原益深探其用意疾隨其步趨而與之偕然亦暇而不迫也

變離騷二十卷族父吏部公編公既集續楚辭又擇其餘文賦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為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適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于原也猶服盡而係其姓于祖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　並仝上

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迺號楚辭大抵
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
雖或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于忠君愛國之
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
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于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
雖其不知學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于
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
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聽
之則于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
而增夫三綱五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
不敢直以辭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辭至漢未久

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盍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竝行于世其于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遠于事情或以迫切而害于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于當年者又晦昧而不得白于後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

聊据舊編粗加欒括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于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朱子楚辭集注自序

銑按陳振聲書錄解題云楚辭集說八卷辯證二卷侍講新安朱元晦撰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滯而遠于事情或迫切而害于義理遂別爲之注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者則見于辯證所以祛前注之蔽陋而發明屈子之微意于千載之下忠魂義魄頓有生氣其于九歌九章尤爲明白痛快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說者反取二書以證天問可謂高

世絕識毫髮無遺恨者矣公爲此注在慶元退居之時序文所謂放臣棄子怨妻去婦蓋有感而托者也其篇第視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諫歎懷思屈子所著二十五篇爲離騷而宋玉以下則曰續離騷其言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爲名言也

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于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只是不好 以上朱子語錄

楚辭後語目錄以晁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爲此書固主爲辭而亦不得不兼取于義今因其舊則其考于辭也宜益精而擇于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乎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于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

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于求似則雖迫眞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于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辭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于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

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詘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義而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辭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辭晁氏以爲中和之發于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于此又何疑焉至于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爲微文碎義又各附見于本篇此不暇著悉云 朱子楚辭後語自序

離騷前半篇自皇考命名以至女嬃訓誡直述已事後

半篇自陳辭重華以至問占遠游託意寓言直陳已事者身之已經而傷其時道其志行以攄其憂鬱託意寓言者意之未已而決其將之無可爲斷之以志行之所不屑爲者以矢其堅貞書之大致也前之詞顯故議者以爲譏誚之太過後之詞微故談者以爲荒幻而不經夫怨誹而其流及上小雅先之矣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至若決上下之無人將違棄而遠去是豈忍以明言者原之滑稽其不忍明言之心乎楚詞所謂求女云者古註近之而指未明葢所謂求女者非求君也欲其君之得賢臣焉爾始也哀高邱之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繼而相下女之可詒猶望其有處于下位而備進

用者也乃求如虙妃者而不可得相與爲驕傲淫游而已上下相習小大成風亂國之朝其勢固然于是思遺佚之士曰庶幾其登進乎乃爲媒者鴆巳毒矣鳩猶巧焉隱逸之賢安能以自通鳳凰既受他人之詒而不爲吾國媒則有娀之佚女必爲高辛先之而非高陽氏之有矣雖然望未絕也使少康而有賢配倘所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者乎奈何媒理之嫉妬欺蔽無異于前則事既可知而原之望于是絕矣葢是時也懷昬而不知襄淫而失道原固灼見之而惓惓之誠不能自已焉他日天問之作反覆于鯀禹啓少康之事夫亦離騷之志也然自原没二千年而莫有明其意者方且以求女爲

失噏幽昏爲無禮嗚呼原其益寃也哉李安溪榕村全集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日知錄

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柄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長洲文待詔徵明以庚寅歲生刻一印章曰維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日也使以歲言無論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于庚寅至楚懷王被執于秦壬戌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皆七言之祖

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搖搖其左右汜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

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古人兩名屈原名平其作離騷也名正則字靈均

介之推事見于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立枯之說始自屈原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惜往日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毋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

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
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卽
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
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豫讀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
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莉子每言稱楚詞每言羌此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
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
響也
或曰地獄之說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
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類也雖文人之

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酉陽雜俎曰今人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罳誤也禮記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有作復思者有作覆思者宋玉大言賦大笑至今摧覆思言一笑而垣屏爲之傾倒也若摧護雀網亦不足大也

詩之爲教雖主于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如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惟趣馬楀惟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為嫌也離騷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子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慆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近于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卜居漁父怯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古人之于喪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為像也左傳言嘗于太公之廟麻嬰為尸孟子亦曰弟為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

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
之時矣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
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
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任乎此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
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
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
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
所以爲莽大夫歟　並仝上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問二篇又無是一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无咎謂大招古與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游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晳盡叙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

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公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誓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解嘲有之如賈逵班固于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　宋姚寬西溪叢語

銑按魏陳思王集陳審舉表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今宋玉九辯中文也

洪慶善注九歌東君篇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爲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一蜀容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攦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

正與絚瑟爲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 容齋續筆

離騷九歌江蘺芙蓉杜若薜荔木蘭白蘋留夷揭車蕙芷茝菊芰蘅蘋蕖菰蕪葯蓀地所常產目所同識之草蕭艾而芝復獨遺是誠何故耶說者遂以九歌之三秀爲芝余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採之則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 宋王令藏芝賦序

宋玉九辯詞云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慼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衍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容齋續筆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葢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眞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旣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于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淸兮卒與我乎相難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

犯于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頗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于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頩音匹零反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頩而怒之語正用此也容齋三筆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立廟爲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

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惚若有所憙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譆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王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旣稱玉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

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沈括補筆談

銑按存中所辨王玉字差誤與姚寬西溪叢語同較勝容齋之費周旋矣

梁蕭統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于文而陋于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序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東坡答劉沔書

錢芸生好讀離騷手不暇揭恣其內味牟月如齋雲仙雜記

詩人用　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爲之者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字曷嘗不隨人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羌曰謇平語之辭曰些經屈宋采用後世遂爲佳句蔡寬夫詩話

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文心雕龍

王司州胡之字修齡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是時覺一坐無人劉義慶世說新語

銑按二句出九歌少司命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答云昂昂若千里之

駒泛泛若水中之鳧 並仝上

貴公子雪中飲醉餘倚檻風曰爽哉快哉左右有泣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有之不知者以爲諂也知之者以爲諷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乎時無宋玉在其傍也 東坡書柳公權聯句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打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

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漫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宋費袞梁谿漫志

銑按落訓始此爲的解鶴林玉露亦謂初英也

韓退之羅池神碑石刻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夢溪筆談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嚩訶也薩音桑葛反嚩無可反訶從去聲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仝上

銑按朱子語錄存中此節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于雅不求之于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公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 蘇籀欒城先生遺言

屈原大招何用只字蓋當時語助噫庵辯證已摘其中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矣然余又以詩毋也天只不諒人只而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則騷雅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史繩祖學齋佔畢

賦有隔句用韻而兮字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離騷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橘頌之類是也 朱子韓文攷異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後山居士詩話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 寓簡

李伯時九歌圖用澄心堂紙作每圖書三閭大夫辭于後筆法娟妙匪特畫居絕品也題識殘闕止存年七月望日臣李公麟畫十字上有宣和大小印璽卷末元人題詠甚多康熙庚戌秋九月九日觀于宛平孫氏研山齋 朱彝尊李龍眠九歌圖卷跋

寒山趙凡夫子婦文俶字端容妙于丹青自畫本草一部楚辭九歌天問等皆有圖曲臻其妙 王士禛池北偶談

離騷譜一卷崇文總目陳士康撰依離騷以為聲 馬端臨文獻通考

楚詞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驅枚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艶之態而近于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楊升庵文集

銑按以大招爲屈原作者王逸晁補之史繩祖也以爲景差作者晁公武楊用修也竊謂如晁楊說則適合漢書志二十五篇之數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

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巳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困學紀聞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悟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葢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武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于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雍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决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銑按四句出九章上二句哀郢下二句悲回風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于元淵原注淮南子作蜎蠉七畧蜎子名淵楚人唐人避諱改淵爲泉古文苑又誤爲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荀子賦篇請占之五泰注五泰五帝也監本改五帝而

刪注文並全上

銑按深寧叟所見乃建本也

詩辭固多協韻晦庵用吳才老補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隨聲取協方言又多不同離騷經惟多艱多替之句最為不協孫莘老蘇子容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晦庵以艱音巾替音天雖用才老之說然恐無此理以余觀之若移長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民生之多艱下則涕與替正協不勞牽強也 齊東野語

續歷代賦話卷二

嘉善浦 銑柳愚輯

兩漢

班孟堅漢武故事云上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歎其工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于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此史漢所未錄者今新安刻漢武故事亦不載當非全書 明董斯張吹景集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

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鄭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西京雜記）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于清冷溺女魃于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遊光八靈為之震慴況魃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懲此文雖多物彪然情狀無所寓翟汝文公巽作內中大儺文云云乃有諷之意（岢館）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李善注

文選河伯姓馮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蓋本于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 容齋四筆

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𩇯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遯以保名注引易上九飛遯无不利謂去而遷也 西溪叢語

太宗詔監修國史房元(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旣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 劉肅大唐新語

張由古有史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于衆中歎班固

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闕班固事鬭者掩口而笑 仝上

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澒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何足以知之若賈生服賦眞知大人者也 東坡文集

小宋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中語僕覩相如美人賦又出于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爲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

江淹為麗色賦沈約為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于今野客叢書

反離騷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過于地也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也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已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槩以下方論屈原也漢書注

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王充論衡

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爲非本土所出盍失之矣　宋祁曰學林云此傳作璧師古以爲殿壁文選作璧五臣訓爲璧玉其義適不同賦曰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宏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皆以下句釋上句其曰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軮軋而亡垠然後言玉樹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四顧見其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中玉樹之青葱金人之

嚴巖耳玉樹植于殿庭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皆言埶
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

[illegible]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嵺臨淵宋祁曰妙一
作眇遙字下當有亡國字

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于林薄宋祁曰雉當作夷學
林云周禮薙氏掌殺草鄭氏注云薙或作夷引春秋傳
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音夷然則雄賦本
用薙爲夷而又省薙之草止用雉字耳

迺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
之意應劭曰冠其羣倫滋榮也師古曰言遴擇賢臣可
匹耦于古賢皋陶伊尹之類冠等倫而魁榮劉攽曰能

屬上句劉儆曰能屬魁字以上甘泉賦注

銑按文選以兒倫魁能爲句劉說是也師古誤以魁字斷句而以能字下連函甘棠之惠甚屬牽強

河靈矍踢爪古掌字華蹈襄宋祁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揚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襄虢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襄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却作襄山徐廣云蒲坂縣有襄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河東賦注

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師古曰章皇周流言匝徧也謂苑囿之大遊墍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

沓然將遠也說者反以沓爲沓解云重沓非惟乖理蓋
已失韻（校勘賦注）
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吾七歲時誦
靈光殿賦至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
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顏氏家訓）
張平子作歸田賦與意雖蕭散然虛所懷乃在仰飛纖
繳俯釣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吾謂釣弋
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
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
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
以銷憂此眞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益然覺其左右

草木無情物亦皆含暢和豫平子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于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葉夢得避暑錄話

王褒洞簫賦曰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注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為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為謚其語可謂奇矣容齋三筆

長楊賦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銑按太宗文選作太尊謂高祖也下句文武之度指文帝武帝于理甚順若此又作太宗則下句為重出矣

張衡思元賦發昔夢于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注昔夜

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于崑崙山之上即下文云評巫咸以占夢含嘉秀以為穀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為發昔夢也臣賢按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暘谷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唐章懷太子賢注

馮衍顯志賦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注楚詞曰採三秀于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並奇英字作靈文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為秀恐失之矣

撻六枳而爲雛兮築藺若而爲室注枳之爲木芳而
多刺可以爲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吕刑
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枳雒大人夫人枳
雒公公枳雒卿卿枳雒大夫大夫枳雒士登登皇皇雒
在國枳雒都都枳雒邑邑枳雒家家枳雒欲無疆言上
下相雒遁爲滯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爲六全上
銑按吕刑今周書作小開雒公公枳四字無登登皇
皇下作口枳雒國四字無雒在二字
司馬相如上林賦奏陶唐氏之舞顏師古注陶唐當爲
陰康傳寫字誤耳吕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
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閼筋骨瑟縮不達

故作爲舞以宣導之 漢書注

銑按劉彥和云注解爲書所以明正理然謬于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閑執雕虎之人也于故于注之佳者頗摘一二庶不負昔人苦心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楊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于世 西京雜記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纂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賦千首乃能為之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淸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于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梁孝王遊于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屛風賦韓安國爲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 並仝上

銑按文木及柳鶴諸賦俱載本書概不錄 庾信作

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顏師古亦曰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說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

銑按顏氏家訓文章篇曰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

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
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云不學詩無以
言自衞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
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
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
也若劇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
之爲耳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嘗作
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
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臟出地及覺大少
氣病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

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桓譚新論

予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幸甘泉宮欲書壁爲之賦以頌二仙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仝上

銑按二仙王喬赤松子也見仙賦序

王豐父待制岐公丞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家豐父丈嘗與僕言班孟堅兩都賦雖壯第一然只是文辭若叔皮北征賦云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強秦兮築怨此語不可及僕嘗三復玩味之知前輩觀書自有見處許彥周詩話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爲長沙傅有服入舍爲賦以

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志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間淸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諸臣惟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摩之益風俗習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漁隱叢話

余讀賈誼服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鶡冠子十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頗與服賦相類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服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眞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服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柳子辯鶡冠子慈溪黃東發曰所辯皆當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

觀類姚先生遺言

宋玉諷賦載于古文苑大約與登徒好色賦相類然二賦蓋設辭以諷楚王耳司馬相如擬諷賦而作美人賦亦謂臣不好色則人如其誼也有不好色而能盜文君者乎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林下偶談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楊大年方與客碁石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誦賈誼服賦以嚴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歐陽文忠公歸田錄

河東賦灑沉菑于豁瀆兮播九河于東瀕宋祁曰蕭該音義曰灑沉菑而呀豁瀆兮該按呀或以爲呵呵叱問

四瀆也孔武仲筆記亦錄此宋景文公筆記

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頷樹上向也該按韋本作梨顙樹頷梨顙顙擱也樹頷頷嚮土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仝上

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夢溪筆談

相如游獵賦所賦草木禽獸句四字排比積疊皆世所希有怪誕不切世或珍異之何哉然世之好賦者烏知不笑余不識古文奇字顧余之所言者理耳他非所知

固之賦幽通將以致命遂志也然氣懦而辭戚固之不得其死已占于此經曰禍福將至有開必先又曰善不善必先知之其類此矣雖曰致命吾不信也仝上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詞褻慢及宮闈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爲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后后之罪正坐衞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于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于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

史公不能保身于明哲者皆非通論也東坡文集

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皐賦百二十篇而于皐傳云皐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皐皐賦詞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日知錄

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于晉宋觀陳皇后失寵于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漢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愼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淸酒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于西京矣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爲之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

日之本支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搆並全上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劉義慶世說新語

銑按張衡爲南都賦述南陽光武舊都也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全上

銑按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渾無有盧橘微黃尚帶酸張嘉甫

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盧橘果枇杷則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依據之何也東坡笑曰意不欲耳冷齋夜話

孔叢子七卷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卷末晁公武讀書志

銑按臧爲武帝太常在官數年著書十篇先時常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諫格虎賦一楊柳賦一鴞賦一蓼蟲賦一漢書藝文志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班婕妤擣素賦曰仰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 李善文選雪賦注

文中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爲變體揚雄長楊賦乃命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班固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誼也 日知錄

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音鬻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矣 仝上

賈生惜誓賦之超絕如云黃鵠一舉兮知山川紆曲再舉兮覩天地圜方此言居身益高則所見益遠矣今人

汩于情僞洮于利欲猶坎蛙壤蚓積處窪下欲幾高明

得乎 宋李堦四十九章經序

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賈誼服賦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自經學曰衰人遊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 日知錄

姚按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周

庾信哀江南賦序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睇而猨號兮李偉發而石開宋祁曰微當作徵游蕭本作流音義曰該按春秋作養由今漢書作流由與流亦互用由通賦注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注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校微賦注

銑按史記有射干二字文選亦有之然則俗本妄增有自來矣据下文騰遠射干是獸名又蕭本射干是草名此文是香草名如史記文選則此賦凡三用射干字　漢書與文選史記多有異同諸柘巴且史記作諸蔗猼且文選作諸柘巴苴其上則有宛雛孔鸞

史記有赤猨玃猱四字在鵷雛孔鸞之上又蝯蜓貆豻之下史記有兕象野犀窮奇　獑猢八字襞積褰縐句下文選有紆徐委曲一句又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史記作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又息而後游于清池史記作息而後發游于清池又奔揚會文選作奔揚會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注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劉攽曰顏說全失但誼舉屈原事則可與已矣遂自敘其怨憤則太過矣許應元曰誼曰以下皆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顏

說非是漢書注

哀二世失行賦魂亡歸而不食下史記有負遂絕而不齊今五句蓋班氏刪之也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困學紀聞

銑按文選作徵宜據以刊正漢書

揚雄河東賦叡和司日顏倫奉輿注倫古善御者愚嘗考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于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班固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爲對白閒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鷳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讖文改樂爲大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爲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爲雅並仝上